

秋风清◎著

架空历史巅峰巨著，再造梦幻大唐盛世！

一只来自**十三百多年**以后的蝴蝶鼓动了一下翅膀，  
在唐代引起了滔天的巨浪……



# 林夕幻皇朝

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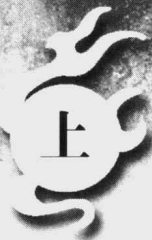


雪文出版社

秋风清◎著

# 梦 幻 空 飘

海洋出版社  
2006年·北京



项目策划：阎安  
丛书统筹：龙的天空  
责任编辑：阎安  
特约编辑：新茗居 孙健 韩之昱  
责任印制：刘志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幻王朝 / 秋风清著. — 北京：海洋出版社, 2006.4  
ISBN 7-5027-6546-8

I. 梦… II. 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4940 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华正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：35 字数：600 千字

印数：1~10000 册 定价：42.00 元 (全两册)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棋多之朝

## 目次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楔子 1        | 第十六章 顾况 277  |
| 第一章 轨迹 5    | 第十七章 铁衣 296  |
| 第二章 相逢 20   | 第十八章 福祸 313  |
| 第三章 权柄 39   | 第十九章 夺城 329  |
| 第四章 狭路 58   | 第二十章 急转 348  |
| 第五章 庙算 78   | 第二十一章 奔袭 366 |
| 第六章 烽烟 96   | 第二十二章 迷途 380 |
| 第七章 战龙 116  | 第二十三章 落花 395 |
| 第八章 始乱 135  | 第二十四章 风起 411 |
| 第九章 迷局 152  | 第二十五章 破竹 428 |
| 第十章 惊变 172  | 第二十六章 潼关 446 |
| 第十一章 归途 187 | 第二十七章 夏花 466 |
| 第十二章 飞雪 202 | 第二十八章 乱局 486 |
| 第十三章 无枕 218 | 第二十九章 西洲 508 |
| 第十四章 玉簪 239 | 第三十章 入宫 528  |
| 第十五章 凶兵 258 | 第三十一章 终局 540 |



## 楔子

历史是如此脆弱，以至于一个小小的波澜都会造成分流。  
历史又如此顽固，千万道支流终将汇聚于大海。

北京的三月早已不同以往。本来，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，那该是何等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可迎面扑来的沙尘遮天盖地，塞人口鼻，所有的诗情画意、悠远遐思瞬间便被吹得支离破碎，不知去向了。

沐风向窗外探探头，无奈地苦笑两声，懒洋洋地躺了回去。他现在的心情与天气基本合拍，同是差到了历史最低点，既然不宜出行，又无事可做，不如继续去会周公。

他在大学时是学历史的，不过学起来不大专心，对于扎到故纸堆里翻翻拣拣不太热心，反而对考古产生了兴趣，用他的话说，考古是个赚大钱的行当，可以用研究古玩得来的钱支持自己的历史研究。至于这是不是真心话，那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毕业以后，沐风就成了在两个领域里游荡的摇摆人，可一直就不上不下，没有得意过。公平地说，他确有过人之处，处事精明，为人冷静，颇有领导才能，专业知识和眼力也绝对一流，可惜似乎运气欠佳。比如最近的一次，好不容易从琉璃厂成千上万的假货里挖到了真品——一方正宗青紫云石的辽砚，上有铭文，似乎大有来头。这用行话说叫“捡漏”，摊主是把真货当了假货卖的，看沐风年轻学生一个，咬着牙才要了二百。沐风欢天喜地地捧回家里，正想试试“滑不留墨，涩不凝笔”的感觉，一不留神却被自己的猫给碰到地上，当时摔了个粉碎，气得他发誓再也不养猫了。

“流年不利呀……”沐风躺在床上发呆，又开始琢磨那辽砚的事情了，越想越觉得晦气。正在自怨自艾的时候，电话毫无征兆地狂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，谁呀？”沐风有些奇怪，想不通这时候谁会打电话过来。

“是我，有个好东西要你看一下。”声音一贯的神秘兮兮，正是他的死党

何靖。

沐风一下子笑了，何靖这小子也搞古玩，可从来就是一个上当受骗的主儿，经常请沐风来帮他参谋，基本上每次沐风都是看上一眼，然后留下两个字：假的。这次沐风实在不想跑了，外面沙尘暴正在肆虐，犯不着为了假货去喝风吃沙。于是沐风轻笑了两声，说：“你有钱买假货，还不如接济我一下。外面风大，我可不想跑，要不你自己过来吧，不来就算了。”

何靖的声音急促起来：“行，行！算我误交匪类，怎么有你这样一个朋友！我找别人，你自己清闲自在去吧！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沐风笑着摇摇头，也把电话挂好，一个翻身下了床，洗漱去了。他知道，何靖虽然嘴上这样说，可一定还会拿着东西跑过来的。

果然，当沐风将一切收拾停当，悠闲地喝着咖啡的时候，何靖就出现在他面前了。他上来就是一个迷人的微笑，弄得沐风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赶紧摆手叫道：“有话好说，别来这一套，算我怕你了行不行？”

何靖这才收起了那个腻死人的笑容，改成了一脸的神秘道：“我得了一个好东西。”说着从随身带的提包里拿出一个烟盒大小的长方木匣，小心翼翼放到桌上，打开匣盖。

沐风凑过来看了看，原来是一尊玉雕仕女。由于雕像比较小，光线又暗，面目看不太清楚，沐风有心伸手拿出来仔细看看，可想起刚才何靖小心翼翼的样子，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动。

何靖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？唐代的仕女玉雕，我仔细看过，刀工极好，绝对的珍品！”

沐风仰靠在沙发上，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你别急，等我养养神，取过行头来给你好好看看。”对于比较贵重的物件，一般是不能用手直接接触的，这是常识。倒不是因为沐风相信何靖找到了珍宝，只是出于对他起码的尊重。沐风又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知道这是唐代的，货主告诉你的？”

何靖很不屑地回答：“还用谁告诉？玉雕底座上刻着：唐，657年。那正是唐朝贞观之治之后不久，你以为我不懂历史吗？”

“噗！”沐风一口咖啡全都喷了出来，淋了何靖一头一脸。他也顾不上狼狈之极的何靖，伸手把玉雕从盒子里拿出来，果然见到底座上雕着这样几个字：唐，657年。于是实在忍不住，放声大笑起来。

何靖突然被喷了一脸的咖啡，又看到沐风这副表情，也顾不上生气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，有问题吗？”

沐风笑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半天停不下来。缓缓，正想说话，看到





梦奇亲

何靖的模样便又想笑，终于忍住，然后一字一顿地问道：“中国采用公元纪年是多久的事情？”

何靖呆了呆，说：“大约不过百年来的事情吧。”

沐风晃了晃手中的玉雕，说：“那唐代的人怎么用起公元纪年了呢？还用的是阿拉伯数字。”

何靖一下蒙了，倒不是在乎又赔了钱，实在是这次丢人丢到家了。他涨红着脸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站在那里不知所措，愣了半晌，头也不回地夺门就跑，玉雕也不要了。

沐风一下没拦住，也就由他去了。他知道何靖的脾气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每次都这样，可下次照样上当受骗！没有一点儿常识也要去玩古董，每次都变着花样地出丑，沐风都习惯了。

不过，这个傻犯得也实在是经典……

沐风忍不住又要笑，一挥手，才想起手中还有个玉雕。正打算随手扔了，可手指在玉雕上轻轻滑动，却传来了一阵温润的触感。沐风心中诧异，把玉雕拿到眼前仔细端详起来。

这玉雕通体纯白，微微透光。仔细观看，却又不是雪白的感觉，而是一种温润凝滑的白色。这种颜色给人以五官通感的幻觉，似乎不光眼睛看到了白色，还接触到了凝脂般的形体，嘴里也有了腻滑的味道。

这是一块上好的羊脂美玉，和阗玉里的珍品！

错不了，以沐风的眼光，这样的珍品绝对不会看错。不过……沐风长出了一口气，定了定神，感觉今天的事情实在蹊跷，思维都有些混乱了。

他躺倒在床上，手里把玩着玉雕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如果谁要想去骗何靖，那很简单，实在犯不着用一块举世罕见的羊脂白玉来费这样一番心思。他不知道何靖出了多少钱，但是不管出多少钱也未必能买到这样一块玉，不管是不是古玉，这笔生意对于何靖来说都是稳赚不赔了。何况，何靖还说刀工极好……

刀工？沐风把注意力集中到玉雕本身，不是他粗心，实在是一开始就被这玉雕的质地震撼了，结果好似看画时光顾着研究纸张墨迹的来历、成分，反倒忘了作品本身一样，未免有买椟还珠之嫌。沐风笑了一下，自嘲着仔细去看那玉雕的美人。

刀工确实极好。每一道衣襟褶皱都精雕细刻，大有“吴带当风”之势。而精细之余又见大气，并没有因为着意细处而忽略了整体，真可算一代宗师手笔。看来何靖虽然常识不够，这点儿审美眼光还是有的。

不过沐风还是看出来，玉雕明显有着古希腊雕塑的风格——由于缺

乏解剖学的支持，中国古代的雕塑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，即对于人体的比例把握得不太好，容易失之生动。

那么一定是现代的作品了，又是谁的手笔呢？沐风想不出哪一位雕塑大师能把中西方艺术结合得如此完美。难道是隐逸的高手？现在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吗？沐风摇摇头，觉得不太可能。

玉雕的面孔刻画得十分清晰，衬着白玉天然剔透的色泽，显得清雅高贵，虽然在微微地笑着，却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清冷气质。沐风心头一动，没来由地感到一种亲切，似乎……这张面孔在哪里见到过。

是的，这双眼睛！他的身体陡然僵直起来，死死盯住不放。他似乎看到玉雕的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，双眸如水，秋波盈盈。

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沐风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怀疑这是自己的幻觉。然而那双眼睛却愈看愈是灵动，惊得他远远将玉雕甩开，怔怔地望着天花板出神。他深深吸了口气，白玉美人的眼神却深深刻入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“她到底是谁？为什么……为什么感觉这样熟悉？”沐风怔怔地问自己。

这气质，这笑容，这绝世的风姿，这勾魂夺魄的双眸，他一定曾经极为亲密地接近过，甚至拥有过。可是为什么，为什么想不起来？沐风的思维乱作一团，四处都是那如水眼波，可是他却似遗忘了一样关键的东西，怎么也无法想起关于她的一切。愈来愈迷惑，愈来愈混乱，思绪飘来荡去，一些不相关的景象纷至沓来，沐风几乎要崩溃了。

忽然，一切思绪戛然而止。沐风一把抓起雕像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底座的刻字一动不动，然后以着魔般奇怪的语调念出了那几个字：唐，657年……

玉雕发出了幽幽的白色光芒，不是那种令人惊悸的刺目惨白，更像一种柔和的抚慰。光芒渐渐扩大，将沐风包围进去，然后又渐渐缩小，终于不见了。沐风也不见了，偌大的床上没有了主人，只有那尊玉雕美人依旧在微微地笑着。





## 第一章

# 轨迹

唐，公元626年。

幽静雄伟的玄武门在背后砰然关闭，这沉重的声音仿佛敲打在李建成心中一般，让他心头一颤。不对，门怎么关了？抬眼望去，本应灯火辉煌的临湖殿此刻却暗淡无光，太极宫在一片黎明的黑暗里影影绰绰，隐隐透出不祥的气息。

有埋伏！

李建成猛地一拨马，带领侍卫朝玄武门奔了回去，齐王李元吉一愣，也相随疾驰，却已经落在了后面。

玄武门近在眼前。

然而此刻，弓弦的急速震动声在背后响了起来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尖锐的破空之声，那是上百支利箭割裂空气的尖啸。虽是突然被袭，李建成却反应敏捷地从马上滚落，贴着地面连续翻滚，终于躲过了致命的打击，却付出了肩膀和大腿各中一箭的代价。那匹大宛宝马嘶鸣着倒地，尤在垂死挣扎。

落在后面的李元吉却没有这个运气，身中数箭，登时毙命。

李建成心胆欲裂，他没想到李世民居然动用了天策府的神机弩营来公然截杀自己，居然还是在这皇宫大内！

对面的弩手迅速装填弩箭，准备发起第二轮攻击。李建成的护卫在刚才一轮箭雨突袭中大都折损，却有两人明显武艺超群，只是略受轻伤，此刻立即挡在李建成身前。

天色刚刚放亮，玄武门被朝阳染上了一层诡异的红色。本该已开放的大门此刻紧紧地闭着，巍峨的门前七扭八歪地倒着十数具尸体。血从尸体上汨汨流出，已经把石砖地面染得鲜红。

玄武门被封死了。李建成心底不由升起了在劫难逃的无力感。神机弩专为狙杀高手而设计，箭头尖锐之极，就算他的“皇图霸气”再提高两个层

次，也无法抵挡这种弩箭的攻击。

“好兄弟！好手段！”李建成咬着牙，目光扫向对面，却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人。他恶狠狠地盯着指挥弩手的长孙无忌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“李世民呢？叫他出来见我！”

长孙无忌面沉似水，一言不发。实际上他心中绝没有脸上表现得那样镇定，毕竟此事如不成功，谋刺太子的罪名谁也担不起。李建成正待和他再说什么，长孙无忌旁边一人却微笑了一下，满不在乎地迎上了李建成那恶毒的目光。

那人锦袍玉带，一副翩翩公子的形象，看上去毫无威胁，却让李建成心中一片冰凉。“李靖……”李建成暗中长叹，光有长孙无忌，自己或许还有机会，若是再加上一个行事缜密之极的李靖，自己除了闭目待死以外，别无他法。

李靖右手轻轻抬了起来，示意弩手准备放箭。只要杀了李建成，那就大局已定，剩下的就是逼李渊退位，扶助李世民登基了。

李建成身后的两名护卫没有动，他们知道，只要长孙无忌一声令下，他们三人必死无疑。

李建成没有放弃，向着对面黑压压的人群嘶吼着，绝望的声音在宽广的宫墙内回荡：“李世民！你给我出来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”

对面的人群突然向两旁分开，一人徐徐走出，身形挺拔，正是李世民！

李建成死死地盯着他，眼角不停地抽搐，怒极反笑：“你，你做得好……”

李世民见他身中两箭，血仍在从伤口渗出来，脸上却挂着一丝狰狞的笑意，心中一凛，不由得对自己刚才的一丝不忍有些后悔。或许根本不该见他，李世民暗想，不过没关系，自己已经控制了局面。

“你要杀我然后逼父皇退位？”看到李世民身着袞袍，头上用大红丝带为纓，上饰十二颗白珠，李建成心头狂怒，“好嘛，登基的衣服都穿出来了！”

李世民微微一笑，不以为意，悠然道：“这不也是大哥你想做的吗？”说完面色一沉，已经不想再继续废话了。“放箭”这两个字在李世民心打转，正要跳出来。

谁也没有注意到，一张金色的折弓正悄悄从李建成贴身护卫的袖口中滑落。他在背后装好折弓，身后是朱红的玄武门，正是个视觉死角。

不行，没有机会……

汗珠从他额头滑落，这张破日弓虽然已经张开，却没有机会从背后拿出来。对面的弩手都在全神贯注盯着己方三人的动作，稍有异动，必然招致



夢  
驚  
魂  
劫

百弩齐发。现在需要一个机会，哪怕只有一瞬！可对面是李世民，一向以冷静缜密著称的李世民，自己能有这个机会吗？

他已经看到李世民口型变化，想必是要发出放箭的命令，虽然声音还没传出来，但他知道，自己终究没有放这一箭的机会。

可是他突然发现李世民张开的嘴并没有合拢，而是一直微张着，面孔朝着玄武门的上空，瞬间失神了。周围的弓手也同样看着天，面带恐惧之色。

他们看到了什么？他没空细想，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稍纵即逝的绝好机会！

他猛地一侧身，以背弓的姿态将弓拉满，一支金色的小箭如流星般向李世民飞射出去！

李世民看到了背对玄武门的三人看不到的景象。

初升的朝阳毫不刺眼，犹如一个巨大的红盘悬于天地交界。却突然有一颗赤红色的流星划破天空，把红日劈成两半，径直投向长安城的某处，身后的轨迹久久不能合拢，露出黑夜才能看到的点点星光。

长虹贯日，大凶之兆！难道，这是上天告诫自己不要弑兄谋逆？难道真的天不助我？李世民不由得失神了。

一缕金芒在李世民胸口标出一朵血花，透胸而入。李世民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上百支流矢从慌乱的弩手手中下意识地射出，却放过了李建成，把那个放箭的护卫钉死在地上，鲜血如红雾般飞散，尸体已然看不出人形。

“秦王！秦王！”长孙无忌和李靖同时俯身扶起李世民，一边催动内力帮李世民止血回气，一边声嘶力竭地呼喊着。李世民缓缓睁开眼睛，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，努力抬手指了指天空，溘然而逝。

李靖他们听到了李世民最后的话：“天绝我也，奈何……”

李世民死了？

李建成压抑住心头的狂喜和夺路而逃的冲动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逃跑，势必会被六神无主的兵丁射杀于乱箭之下。现在那些禁军就像一个受到巨大打击而神经错乱的人一样，稍有刺激就会做出激烈的反应，所以他一动也不敢动。

长孙无忌心头却出奇的冷静。遇到这样突然而剧烈的变故，他反而镇定下来了。

天绝我也。

这是李世民最后的话。难道李建成真的杀不得？上天都会因此震怒？一切都完了，所有苦心孤诣的策划，所有建功立业的豪情，都随着李世民的死而烟消云散了。长孙无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包括今天所有参加行动的禁军，都没有任何退路了。

长孙无忌站立起来，露出一丝惨笑，朝着李建成道：“太子，咱们都到黄泉路上去陪秦王吧！”

李建成急道：“杀了我，你们都活不了，一个个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！”

长孙无忌淡然道：“不杀也是一样，不是吗？”说罢挥手示意准备放箭。

“慢着！”李建成连忙道，“我可以立誓！保证不会报复！”

长孙无忌心中一动，自己生死倒是毫不在意，不过秦王的家眷恐怕也将难逃株连之祸。他看了李靖一眼，李靖淡淡地道：“秦王有嗣，杀了他，可立皇孙。”

李建成咬牙看了李靖一眼，道：“你们的安排，我确实没有想到，可是我的安排，你们也未必清楚！此刻的秦王府恐怕已经在我的掌握之中了，要是我一死，大家一拍两散，那只能在黄泉路上见面了！”

长孙无忌和李靖对望了一眼，心中都是一惊，此刻秦王府守备空虚，要是确有其事，可是大大的不妙。

李靖低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无稽之言，难以取信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却猛地转过头，吃惊地朝玄武门方向望去。

玄武门外，一阵嘈杂的喊杀声突然响起，金铁交击之音清晰可闻。一个沙哑的声音呼喝道：“秦王且慢动手，未将愿以秦王府上下性命换取太子一人！”

护卫将军薛万彻！李靖和长孙无忌对望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无奈。

倘若李世民在，必定不顾秦王府上下，一举击杀李建成，以定政局。可是秦王已逝，就算杀了李建成又有何益？

李靖心中瞬间盘算了一下，扫了一眼李建成，道：“不知太子说话是否算数？”

李建成大喜，忙道：“我乃当朝太子，岂能食言！”

长孙无忌和李靖两人听后却不置可否，静静地看着李建成。

李建成见事有转机，心中突然明悟，飞速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，将左手小指削断，立誓道：“我李建成今日立下血誓，若要因为今天的事情向与世民二弟相关的人报复，犹如此指，死无全尸！”

长孙无忌默然片刻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甚好。”



# 梦身亲

只见李靖向李建成略一施礼，道：“太子，咱们君臣之义已绝，这长安我们也呆不下去了。我们这就带秦王的尸身和家眷离开长安，希望太子不要留难。”

李建成点点头，一方面他毫无办法，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。

李靖一行百人迅速离开玄武门，穿过太极宫和东宫的夹道，顷刻不见踪影。

此刻，晨光已经洒了下来，照在玄武门上，斑斑点点的血迹映衬着朱红的宫门，犹如到了丰都鬼城。城门大开，近千名东宫侍卫分列两旁，仿佛城中的鬼卒。

“太子，你的伤……”薛万彻皱着眉，他已差人去叫了太医，只是此刻还未赶到。

“死不了……”李建成正要答话，却被一个尖细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。

“报——”送信的小太监喊着一个“报”字跑到玄武门，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两腿发软，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面色如土。

“报什么？”李建成咬牙拔出了箭头，皱眉问道。

“报、报、报、报太子，天、天、天降祥瑞，有一星落入东宫，其、其、其大如斗，太子偏妃生了一名小殿下。”本来是贺喜的词，却说得如此结结巴巴，战战兢兢，恐怕是前无古人了。

“很好，天降祥瑞，哈哈！赐名沐风，我若登基，就立他为太子！”李建成狂笑起来，这名报信的太监不了解，李建成的笑并不是为了又得到一个儿子而发的，而是为了已经死去的李世民——当世再无对手，这皇帝就是他不想做，也没有别人能争了。

李建成没有想到，长孙无忌和李靖也没有想到，李世民的死还意味着什么。纵然人类有天纵奇才，也无法俯瞰历史，他们不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时间偏离了原本的轨迹，历史的车轮渐渐地转向不知名的彼方。那里，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大唐呢？

一只来自一千三百多年以后的蝴蝶鼓动了一下翅膀，在唐代引起了滔天的巨浪。

李沐风从来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回到古代。他虽不乏那种年轻人特有的浪漫，却也只敢让脑子在科幻作品上跑一跑野马。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，首先要切合实际才好生存，然而上天跟他开了个大玩笑，这次他真的

穿越了时空，而且是最荒诞不经的方式——轮回转世。

记得自己当时不过是在研究一尊刚到手的白玉仕女雕像，便被一道白光送到了二千多年前。可那尊雕像……他竟然无法回忆起她的面目来。

对于那尊雕像，他的一切记忆都似隔了一层纱，影影绰绰看不清楚，唯有那双秋水寒眸如同镂刻在记忆里，愈加清晰无比。

这双眼睛的主人到底是谁，她生得何等模样？这是李沐风在婴儿时期想得最多的问题，除此之外他无事可做。他的灵魂禁锢在婴儿的身躯内，这简直是世间最痛苦的牢笼。然而光凭思考，却无法揭开那云雾中的谜。

几年下来，他终究一无所获，婴儿也成了孩童。待到他终于绝望，暗自断绝了回归的企盼时，孩童又成了翩翩的少年。在这种无边的苦闷下，李沐风发泄般拼命地学习着。诗辞歌赋，剑法武功，他的成绩令人惊叹，外界盛传这位少年天才的时候，谁又知道他的痛苦呢？

历史拐了个弯，继续波澜不惊地行进着。被命运安插期间的李沐风任由这只无形巨手摆布，朝着看不清的前途踽踽前行。

初冬的寒风刚刚扫过长安城，仿佛约定好了似的，夹道的青槐也纷纷把叶子落光了。风打着旋，把枯叶带进每家院落，仿佛告诉人们：人生就是这些叶子，尽管留恋挣扎，却总归会无奈落地。

魏府这几日时有来客。尚书令魏征病卧于床，难以理事，因而请命的、探视的、观望的，各怀目的，川流不息，络绎不绝。长子叔玉见这么多人日日打扰父亲清静，急在心里，却被魏征按住，开不得口。

大门开了，一阵风卷着一蓬树叶，散得漫天都是。门房被风迷了眼，不禁揉了揉，眼前的景物都水蒙蒙地看不清了。他掏出帕子擦了擦眼，却见到一条人影进了院来，还未及反应，又是几个人相随而入，隐隐成众星捧月之态。

门房使劲眨了两下眼，这才看清楚，头前那人十八九的年纪，身上罩了件玄色披风，一张俊脸潇洒俊朗，神采飞扬，始终凝着一丝似笑非笑的神情，顾盼间，却凛然生威。后面几人面容冷峻，极是剽悍，显然是护卫之流。

“公子，您这是？”门房迟疑了一下，猜不出此人什么身份，可看这气派，非富即贵，或许是哪位达官的公子也未可知。

“哦，我来看看魏大人。”那公子态度十分温和，朝门房笑了笑，“魏大人这几日可好？”

“我家大人正在和几位大人议事，看气色倒没比平日差。”门房愈加猜不透此人来路，恭顺地回答，“要不公子先见见我家少爷？”



夢  
多  
親

“嗯。”那人未置可否，迈步往里就走，边走边道，“我跟叔玉也熟，就是这魏府从没来过，我自己寻他就行了，也不必麻烦你。”

门房虽没见过对自己这么客气的贵人，可也不能这么两句话就把人放进去，他步步跟着，赔笑道：“瞧公子说的，这是小的分内的事情……”说话间，已经从院门跟进了客厅。

“今天风真大。”那公子一张手，后面有人把斗篷解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绛紫的衫子。

看着那盘在胸前的金色团龙刺绣，门房膝盖一软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：“殿……燕王殿下！小的实在多嘴。”

做门房的都是七巧玲珑的主儿，要是见了这件衣服还不开窍，那一对招子可真就是摆设了。朝里一共四个皇子，太子和二皇子都是这丞相府的常客，只有三皇子和四皇子他未曾见过，看眼前这位的年纪，定是三岁封王的奇才燕王李沐风无疑。

“你又没碍我什么事，多心了。”燕王李沐风却是一笑，转头对走来的一人道，“你这家里人不错，尽忠职守。”

原来是魏叔玉已然来了，见燕王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燕王过奖了。那不过是下人该尽的本分。”随后朝那门房道，“一会儿有奖，你先出去吧！”

那门房昏头昏脑，欢天喜地地去了。魏叔玉这才施礼，正色道：“臣魏叔玉拜见燕王！”

李沐风无奈地一笑，道：“我不请自来，这是你家，还这样多礼？对了，魏大人如何？”

魏叔玉眼中闪过一抹忧色，摇头道：“家父要强得很，虽然病休在家，却日日理事，前来拜访的也是从来不断，难得安心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才察觉失言，忙道，“殿下，我并非指您。”

李沐风一摆手，道：“人间父子情，就算真的对我，难道这话还不该说吗？”他叹了口气，又道，“魏相太过劳累了，可朝廷离不开他！眼下是天下大治之初，百废待兴，朝中缺人啊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看了魏叔玉一眼，道：“我去看看魏相，不知是否打扰？”

魏叔玉被李沐风一番话感动得鼻子发酸，忙道：“方便，家父本来也没歇着，正和几位大人议事呢。”

尚书省的几位官员正在和魏征谈论朝局，却听门环被人扣了几下，然后有人推门而入，正是燕王李沐风。

那几个官员慌忙拜见皇子，魏征也挣扎起身，却被李沐风一把扶住，道：“魏相安心躺着，这里不是金殿，你又在病中，一切从权。”

魏征谢了罪，终于没有起身。李沐风不徐不急，和那几个官员随便聊了几句，却是东拉西扯，不知他想要说什么。这几个官员当然知趣，见燕王进来，他们便如芒刺在背，闲谈了几句，就都告辞去了，只有一人不知究竟，却被同僚强拉了去。

卧房中，魏征躺着，半晌无话，竟仿佛睡着了。李沐风却也不着急，他慢慢地品完一杯茶，这才道：“魏相，照理说我不该来的。”

魏征声音沉郁地道：“殿下当年险些被立为太子，却被老臣力阻了。就凭这个，殿下恨我也是应该的。不过……”

“唔？”

魏征挣扎着撑起身子，这次李沐风没再拦，只是将被子帮他掖好，让他轻轻靠在枕头上。魏征点点头，道：“越长立幼，从来没什么好处，力阻这件事是老臣应尽的职责。若燕王因为此事怪我，那老臣却也心安理得。”

“不是为这个。魏相乃是为了大唐，这等大节我岂能理不清？”李沐风一笑，“我只是想，您是太子的人，我来见您，自己倒没什么，怕对您有什么不利。”

魏征一愣，低头咳了两声，道：“自家事自家知，快要死的人了，还怕什么流言？”

李沐风神情一黯，他之所以前来，也是为了这个。魏征在历史上卒于公元643年，掐指一算，怕是过不去今年这道坎。因为种种原因，这位千古名相和自己的关系一直不尴不尬，若就此天人永隔，李沐风总不甘心。

“这话过了。为了这天下苍生，魏相也要保重。”李沐风安慰了几句，话锋一转，“不过，魏相怕是看错了我！”

魏征斜靠在床头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眼中似有精光闪烁，全然不似重病之人：“燕王这话怎么说？”

李沐风心头暗叹：魏征之病，怕是已然深入骨髓无力回天，才有此刻这等回光返照之状。他负手走了几步，思忖了一下，突然沉声道：“魏相！到了今日，什么事也没必要遮掩……且先不说我没有威胁太子的意思，即便是有，怎的就注定错了？”

“我事事为苍生计，却比太子差在什么地方？幽州乃我的封地，如果魏相有查，也该知道现在那里如何。别的不敢说，最少不至于饿殍遍野！幽州苦寒之地，我能让人人吃饱穿暖，可看看关中这等富庶之地，却路有冻死骨！我倒想问问，魏相拼力扶持我大哥，难道真的不是因为一己之私？就算不是有私心，死抱着‘不可越长立幼’的教条，把天下民生置于其后，也极是可笑！我就是想问问，魏相对我，到底怎么想的？”





# 梦夺朝

李沐风一口气说完，定定地看着魏征，却见魏征面无表情，似乎充耳不闻。他略感失望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听魏征道：“不是这些原因。”

李沐风一怔，朝魏征看去，却见魏征缓缓从褥下掏出几张折本，道：“若说才能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谁能看得出来？既然如此，长子继承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这可有错？”

李沐风摇摇头。

魏征接着道：“而今四位皇子都长大了，臣等老了。观太子此人，虽才略不足，却是个守成之主。而燕王……”他晃了晃手中的折子，“臣不敢用大唐江山来冒这个险。”

李沐风眉头紧锁，盯着那几份密折，却没有动。魏征打开一份，读道：“自尧舜以来，无万岁之君，亦无万年之邦。秦嬴政偏信方士，以求长生，未果而卒，而秦不过两代！其后东西两汉，三国两晋，南北二朝，隋统隋灭，其间不过八百年！妄谈万年一统，乃徒增笑柄以遗后人尔。然，君不常则民常，无万年之君，却有万年之民！因而‘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’！是故民本为要，邦国次之……”

李沐风一凛，这是他在幽州写的一份折子，也以这个意思为核心编过几本书，用来教化民众，开启民智。倒不指望当时生效，只是希望潜移默化，水到渠成，因而写得并不太激进，意思相对含糊，把叛逆的锋芒藏在了经典的下头，却不想仍让魏征抓住了。

想到这里，李沐风淡然道：“我以为什么，不过是孟子的话嘛，这本来也没有说错。”

“是没有说错。”魏征抬头瞅着他，“孟子说一句，燕王却敷衍成篇，说了这么多。”

李沐风强自一笑，道：“魏相过了，什么叫敷衍成篇？难道说我曲解圣人之意？”

魏征沉默了半天，缓缓道：“孟子和燕王都没有说错，因而我不敢冒险。幽州自行选官，号称北选，我知道是皇上同意的，可是燕王不以诗文取上，我没说错吧？幽州现在有燕王的命令，平民见官不跪，这事情有吧？燕王和契丹往来密切，这事情也有吧……”

魏征一条条历数下去，却听得李沐风出了一身冷汗。前面几条是明摆着的，也就罢了，怎么魏征都知道自己和契丹暗中有来往？魏征若知道，皇上自然也知道，那……想到这里，李沐风的笑容不免有些僵硬。

却听魏征又道：“这天下交给太子，大唐仍然是大唐；若交给燕王，谁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。虽然我没觉得燕王做得不对，可这天下却容不得冒